紅樓夢/第06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六十六回　情小妹恥情歸地府　冷二郎一冷入空門

話說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，笑道：“原有些真的，叫你又編了這混話，越發沒了捆兒。你倒不象跟二爺的人，這些混話倒象是寶玉那邊的了。”尤二姐才要又問，忽見尤三姐笑問道：“可是你們家那寶玉，除了上學，他作些什麼？”興兒笑道：“姨娘別問他，說起來姨娘也未必信。他長了這麼大，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，誰不是寒窗十載，偏他不喜歡讀書。老太太的寶貝，老爺先還管，如今也不敢管了。成天家瘋瘋顛顛的，說的話人也不懂，幹的事人也不知。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，心里自然是聰明的，誰知是外清而內濁，見了人，一句話也沒有。所有的好處，雖沒上過學，倒難為他認得幾個字。每日也不習文，也不學武，又怕見人，只愛在丫頭群里鬧。再者也沒剛柔，有時見了我們，喜歡時沒上沒下，大家亂頑一陣，不喜歡各自走了，他也不理人。我們坐著臥著，見了他也不理，他也不責備。因此沒人怕他，只管隨便，都過的去。”尤三姐笑道：“主子寬了，你們又這樣，嚴了，又抱怨。可知難纏。”尤二姐道：“我們看他倒好，原來這樣。可惜了一個好胎子。”尤三姐道：“姐姐信他胡說，咱們也不是見一面兩面的，行事言談吃喝，原有些女兒氣，那是只在里頭慣了的。若說糊涂，那些兒糊涂？姐姐記得，穿孝時咱們同在一處，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繞棺，咱們都在那里站著，他只站在頭里擋著人。人說他不知禮，又沒眼色。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：‘姐姐不知道，我并不是沒眼色。想和尚們髒，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。’接著他吃茶，姐姐又要茶，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倒。他赶忙說：‘我吃髒了的，另洗了再拿來。’這兩件上，我冷眼看去，原來他在女孩子們前不管怎樣都過的去，只不大合外人的式，所以他們不知道。”尤二姐聽說，笑道：“依你說，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。竟把你許了他，豈不好？”三姐見有興兒，不便說話，只低頭磕瓜子。興兒笑道：“若論模樣兒行事為人，倒是一對好的。只是他已有了，只未露形。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。因林姑娘多病，二則都還小，故尚未及此。再過三二年，老太太便一開言，那是再無不准的了。”大家正說話，只見隆兒又來了，說：“老爺有事，是件机密大事，

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，不過三五日就起身，來回也得半月工夫。今日不能來了。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，明日爺來，好作定奪。”說著，帶了興兒回去了。

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，盤問他妹子一夜。至次日午後，賈璉方來了。尤二姐因勸他說：“既有正事，何必忙忙又來，千萬別為我誤事。”賈璉道：“也沒甚事，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。出了月就起身，得半月工夫才來。”尤二姐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只管放心前去，這里一應不用你記挂。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。他已說了改悔，必是改悔的。他已擇定了人，你只要依他就是了。”賈璉問是誰，尤二姐笑道：“這人此刻不在這里，不知多早才來，也難為他眼力。自己說了，這人一年不來，他等一年，十年不來，等十年，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，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，吃長齋念佛，以了今生。”賈璉問：“倒底是誰，這樣動他的心？”二姐笑道：“說來話長。五年前我們老娘家里做生日，媽和我們到那里與老娘拜壽。他家請了一起串客，里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蓮，他看上了，如今要是他才嫁。舊年我們聞得柳湘蓮惹了一個禍逃走了，不知可有來了不曾？”賈璉聽了道：“怪道呢！我說是個什麼樣人，原來是他！果然眼力不錯。你不知道這柳二郎，那樣一個標致人，最是冷面冷心的，差不多的人，都無情無義。他最和寶玉合的來。去年因打了薛呆子，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，不知那里去了一向。後來聽見有人說來了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一問寶玉的小子們就知道了。倘或不來，他萍蹤浪跡，知道幾年才來，豈不白耽擱了？”尤二姐道：“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，幹的出來，他怎樣說，只依他便了。”

二人正說之間，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：“姐夫，你只放心。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，說什麼是什麼。若有了姓柳的來，我便嫁他。從今日起，我吃齋念佛，只伏侍母親，等他來了，嫁了他去，若一百年不來，我自己修行去了。”說著，將一根玉簪，擊作兩段，”一句不真，就如這簪子！”說著，回房去了，真個竟非禮不動，非禮不言起來。賈璉無了法，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，复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。一面著人問茗煙，茗煙說：“竟不知道。大約未來，若來了，必是我知道的。”一面又問他的街坊，也說未來。賈璉只得回复了二姐。至起身之日已近，前兩天便說起身，卻先往二姐這邊來住兩夜，從這里再悄悄長行。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個人，又見二姐持家勤慎，自是不消記挂。

是日一早出城，就奔平安州大道，曉行夜住，渴飲饑餐。方走了三日，那日正走之間，頂頭來了一群馱子，內中一伙，主仆十來騎馬，走的近來一看，不是別人，竟是薛蟠和柳湘連來了。賈璉深為奇怪，忙伸馬迎了上來，大家一齊相見，說些別後寒溫，大

家便入酒店歇下，敘談敘談。賈璉因笑說：“ 鬧過之後，我們忙著請你兩個和解，誰知柳兄蹤跡全無。怎麼你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？ ”薛蟠笑道：“ 天下竟有這樣奇事。我同伙計販了貨物，自春天起身，往回里走，一路平安。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，遇一伙強盜，已將東西劫去。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，方把賊人赶散，奪回貨物，還救了我們的性命。我謝他又不受，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，如今一路進京。從此後我們是親弟親兄一般。到前面岔口上分路，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，他去望候望候。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，然後給他尋一所宅子，尋一門好親事，大家過起來。 ”賈璉聽了道：“ 原來如此，倒教我們懸了幾日心。 ”因又聽道尋親，又忙說道：“ 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。 ”說著，便將自己娶尤氏，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來，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。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里，等生了兒子，自然是知道的。薛蟠聽了大喜，說：“ 早該如此，這都是舍表妹之過。 ”湘蓮忙笑說：“ 你又忘情了，還不住口。 ”薛蟠忙止住不語，便說：“ 既是這等，這門親事定要做的。 ”湘蓮道：“ 我本有願，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。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，顧不得許多了，任憑裁奪，我無不從命。 ”賈璉笑道：“ 如今口說無憑，等柳兄一見，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。 ”湘蓮聽了大喜，說：“ 既如此說，等弟探過姑娘，不過月中就進京的，那時再定如何？ ”賈璉笑道：“ 你我一言為定，只是我信不過柳兄。你乃是萍蹤浪跡，倘然淹滯不歸，豈不誤了人家。須得留一定禮。 ”湘蓮道：“ 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。小弟素系寒貧，況且客中，何能有定禮。 ”薛蟠道：“ 我這里現成，就備一分二哥帶去。 ”賈璉笑道：“ 也不用金帛之禮，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，不論物之貴賤，不過我帶去取信耳。 ”湘蓮道：“ 既如此說，弟無別物，此劍防身，不能解下。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，乃吾家傳代之寶，弟也不敢擅用，只隨身收藏而已。賈兄請拿去為定。弟縱系水流花落之性，然亦斷不舍此劍者。 ”說畢，解囊出劍，捧與賈璉。賈璉命人收了。大家又飲了幾杯，方各自上馬，作別起程。正是：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

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，見了節度，完了公事。因又囑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，賈璉領命。次日連忙取路回家，先到尤二姐處探望。誰知賈璉出門之後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，每日關門閤戶，一點外事不聞。他小妹子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，每日侍奉母姊之餘，只安分守己，隨分過活。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，不慣寂寞，奈一心丟了眾人，只念柳湘蓮早早回來完了終身大事。這日賈璉進門，見了這般景況，喜之不盡，深念二姐之德。大家敘些寒溫之後，賈璉便將路上相遇湘蓮一事說了出來，又將鴛鴦劍取出，遞與三姐。三姐看時，上面龍吞夔護，珠寶晶熒，將靶一掣，里面卻是兩把合体的。一把上面鏨著一“ 鴛 ”字，一把上面鏨著一“ 鴦 ”字，冷颼颼，明亮亮，如兩痕秋水一般。三姐喜出望外，連忙收了，挂在自己繡房床上，每日望著劍，自笑終身有靠。賈璉住了

兩天，回去复了父命，回家合宅相見。那時鳳姐已大愈，出來理事行走了。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。賈珍因近日又遇了新友，將這事丟過，不在心上，任憑賈璉裁奪，只怕賈璉獨力不加，少不得又給了他三十兩銀子。賈璉拿來交與二姐預備妝奩。

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，先來拜見薛姨媽，又遇見薛蝌，方知薛蟠不慣風霜，不服水土，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，請醫調治。聽見湘蓮來了，請入臥室相見。薛姨媽也不念舊事，只感新恩，母子們十分稱謝。又說起親事一節，凡一應東西皆已妥當，只等擇日。柳湘蓮也感激不盡。

次日又來見寶玉，二人相會，如魚得水。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，寶玉笑道：“我聽見茗煙一干人說，我卻未見，我也不敢多管。我又聽見茗煙說，璉二哥哥著實問你，不知有何話說？”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，寶玉笑道：“大喜，大喜！難得這個標致人，果然是個古今絕色，堪配你之為人。”湘蓮道：“既是這樣，他那里少了人物，如何只想到我。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，也關切不至此。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，難道女家反赶著男家不成。我自己疑惑起來，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。所以後來想起你來，可以細細問個底里才好。”寶玉道：“你原是個精細人，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？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，如今既得了個絕色便罷了。何必再疑？”湘蓮道：“你既不知他娶，如何又知是絕色？”寶玉道：“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。我在那里和他們混了一個月，怎麼不知？真真一對尤物，他又姓尤。”湘蓮聽了，跌足道：“這事不好，斷乎做不得了。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，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。我不做這剩忘八。”寶玉聽說，紅了臉。湘蓮自慚失言，連忙作揖說：“我該死胡說。你好歹告訴我，他品行如何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你既深知，又來問我作甚么？連我也未必乾淨了。”湘蓮笑道：“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，好歹別多心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何必再提，這倒是有心了。”湘蓮作揖告辭出來，若去找薛蟠，一則他現臥病，二則他又浮躁，不如去索回定禮。主意已定，便一徑來找賈璉。賈璉正在新房中，聞得湘蓮來了，喜之不禁，忙迎了出來，讓到內室與尤老相見。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，自稱晚生，賈璉聽了詫异。吃茶之間，湘蓮便說：“客中偶然忙促，誰知家姑母于四月間訂了弟婦，使弟無言可回。若從了老兄背了姑母，似非合理。若系金帛之訂，弟不敢索取，但此劍系祖父所遺，請仍賜回為幸。”賈璉聽了，便不自在，還說：“定者，定也。原怕反悔所以為定。豈有婚姻之事，出入隨意的？還要斟酌。”湘蓮笑道：“雖如此說，弟願領責領罰，然此事斷不敢從命。”賈璉還要饒舌，湘蓮便起身說：“請兄外坐一敘，此處不便。”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。好容易等了他來，今忽見反悔，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，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恥之流，不屑為妻。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

退親，料那賈璉必無法可處，自己豈不無趣。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，連忙摘下劍來，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內，出來便說：“你們不必出去再議，還你的定禮。”一面淚如雨下，左手將劍并鞘送與湘蓮，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。可怜“揉碎桃花紅滿地，玉山傾倒再難扶”，芳靈蕙性，渺渺冥冥，不知那邊去了。當下唬得眾人急救不迭。尤老一面嚎哭，一面又罵湘蓮。賈璉忙揪住湘蓮，命人捆了送官。尤二姐忙止淚反勸賈璉：“你太多事，人家并沒威逼他死，是他自尋短見。你便送他到官，又有何益，反覺生事出丑。不如放他去罷，豈不省事。”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，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。湘蓮反不動身，泣道：“我并不知是這等剛烈賢妻，可敬，可敬。”湘蓮反扶尸大哭一場。等買了棺木，眼見入殮，又俯棺大哭一場，方告辭而去。

出門無所之，昏昏默默，自想方才之事。原來尤三姐這樣標致，又這等剛烈，自悔不及。正走之間，只見薛蟠的小廝尋他家去，那湘蓮只管出神。那小廝帶他到新房之中，十分齊整。忽聽環珮叮當，尤三姐從外而入，一手捧著鴛鴦劍，一手捧著一卷冊子，向柳湘蓮泣道：“妾痴情待君五年矣。不期君果冷心冷面，妾以死報此痴情。妾今奉警幻之命，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。妾不忍一別，故來一會，從此再不能相見矣。”說著便走。湘蓮不舍，忙欲上來拉住問時，那尤三姐便說：“來自情天，去由情地。前生誤被情惑，今既恥情而覺，與君兩無干涉。”說畢，一陣香風，無蹤無影去了。湘蓮警覺，似夢非夢，睜眼看時，那里有薛家小童，也非新室，竟是一座破廟，旁邊坐著一個跏腿道士捕虱。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：“此系何方？仙師仙名法號？”道士笑道：“連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，我系何人，不過暫來歇足而已。”柳湘蓮聽了，不覺冷然如寒冰侵骨，掣出那股雄劍，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，便隨那道士，不知往那里去了。後回便見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